

务川自治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我在现场

政协务川自治县文史委员会 编



我
在
現



《我在现场》编委会

主 任：谢启华

副主任：付 强

编 委：申修文 田 业 申 明 刘晓华

余旭金 付 强 孙唯勋 邹利华

主 编：付 强

副主编：邹利华

审 校：付 强 邹利华

个人时事或历史的证言证词

付 强

以史书而言，历史是由大事件构成的。但无论什么样的大事件，到了百姓生活的层面，都变成了生活的形态。言行的自由度，穿衣吃饭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忧生患死的生活硬度。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他能感知的最真切的历史或将来会成为历史的事，其实只是他的经历，他的认识，纵观全貌是后来者的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个人的细枝末节，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许会成为反观历史时势的孔径。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我们想。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时间的线条上说，所有活着的人都是胜利者，都是有资格书写历史的，只不过他只是个人的视角，个人的经历，甚至也包括个人的感悟。

我越说大家越糊涂，这是文字的妙处，也是它的无奈。那么，直白地说，我绕这么半天，说的是我们并不是真的要书写历史，而是说我们要通过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的汇

集，为历史留下一点点证言证词。

在确定征集编辑这本资料之初，我们是有些设计的。一是我们约一部分作者，请他们书写他们在务川的大事件中的经历。二是广泛地征集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经历，特别是那些影响他们生活轨迹的个人重大或者触动他们较多的时势重大中的个人契合。但征集的结果远不如我们预期的好。这有我们组织不力的因素，这是应当检讨的。也有作者个人因素，有的是不愿面对已然过往，有的是不愿说出涉人涉事的具体，这是应当尊重的，尊重人的意愿，与尊重历史同样重要。

比较勉强地把这本资料编出来，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作者回应了我们的想法，写出了一些个人的时事，感谢他们的劳动。同时，那里面保有了相当程度的真实，包括附录的材料。

也只好如此了。

2013年8月25日

目 录

《第一篇 我在现场》

记忆 1977	王明析 1
赶羊子	吴桂英 4
我在土改时见闻	曾祥云 10
我在务川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回忆	陈立生 12
我在务川青坪水库工地办《水库民兵》报	陈立生 19
父亲说的那些事	邹利华 24
忆联产承包前后	邹 维 28
初识老红军	彭忠桥 30
百年古镇——沧浪濯水六十年巨变讲述	田茂江 33
我所知道的庙坝战斗	彭忠桥 冯 恒 41
我在农村当广播员的那些时日	彭忠桥 46
我看到的斗地主	彭忠桥 48
怀想大战白洋洞水电站	王美碧 50
蒋家王朝残余的灭亡	曾祥云 54
关于共青桥的来历	增祥云 56

我的父亲李荣辉·····	刘方瑜 59
知青惊魂·····	田茂江 68
次次运动都离不开我这名“运动员”·····	曾昭植 72
回顾大炼钢·····	杨明权 78
记忆，随岁月流淌·····	王旭强 81
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经过·····	李维生 84
新中国下诞生的茅天镇·····	陈志强 87
共和乡的始末·····	陈志强 91
古寨来了知识青年·····	申国华 93
插队琐忆·····	王明析 97
动荡时期的分水·····	史承利 116
丰乐区“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龚泽荣 118
干部受打击 群众得锻炼·····	肖能之 141
狗眼看人低·····	田茂江 143
过去的那些岁月·····	涂文友 149
回忆茅天镇大跃进时期工作·····	陈庆帆 155
交公粮·····	田 渊 157
记忆中的那些事·····	唐明伟 160
茅天场镇的变迁与发展·····	史西承 181
回忆茅天土地改革工作·····	陈庆帆 184
茅天镇“文化大革命”史·····	刘云堂 186
农村“文化大革命”轶事——请示汇报·····	田茂江 190
农村“文革大革命”时期的批斗会·····	田茂江 191
亲历大炼钢铁·····	田茂江 197
回忆茅天清匪反霸工作·····	陈庆帆 200

拾不起的历史碎片	陈 伟 202
桃符公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志强 209
童年的记忆	涂文友 213
我所参与的土地改革	田 超 219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回忆	李维生 222
十年“文化大革命”	向道强 226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百人卫星”和“四反深挖”	曾昭植 228
我参加大炼钢铁	王明学 232
我经历的改革开放	向道强 236
我亲历“三反”、“五反”运动	田茂江 239
我亲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248 田茂江
我也参加大炼钢铁	杨兴家 256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	曾正平 259
浞水“文化大革命”	雷崇明 263
我为农民争土地	王甫章 275
我曾经当过两次“右”派	王甫章 280
知青在红丝	落 虹 285
从四清运动到拨乱反正	王榜高 288
镇南公社的四清运动	陈志强 292
我经历了改革开放	田子财 296
知青的劳动生活	秦朝友 300
忆童年	张观志 304
水芹菜	夏显忠 306
不能遗忘的记忆——工分	袁大山 308

严寒中的杉木林基地建设	张玉奎	310
残酷的批斗	王 劲	312
参加金竹公社召开的毛主席追悼会	张玉奎	314
我的“文化大革命”生活	张观志	316
难忘的岁月	邵克祥	320

第二篇 大事件

开发铝资源 促进我县实现同步小康目标	申修文	323
我在江边的两次考古发掘	邹进扬	333
务川臭蛙	肖仕明	347
务川自治县成立情况	申茂凡	360
务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亲历记	申 忠	377
务川汞矿倒闭纪实	胡玉华	384
浞水镇9·11特大火灾事故始末	李珍华 张晓华	393
沙坝电站建设及投产	王振海	396
青坪水库修建见闻	申修发	400
七彩荧屏扮靓新农村	杨 红	406

记忆 1977

王明析

自从步入人生的秋天，很多时间就多是活在记忆中，活在思想里。思念和怀想，都源于消逝的旧时光。我愈来愈怀疑所谓“向前看”的说法，我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神往。如果有所期冀，也只是对人类秩序的和谐和社会制度的进步有那么一点点儿奢望而已；对人类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缤纷多姿和生机盎然，我完全就是个悲观主义者。

所以，尽管我的记忆愈来愈差，但活在记忆中，活在思想里，差不多仍就是我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我是不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我知道怀旧很容易被哂笑和非议。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努力用文字的方式来凝固一段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

1977年秋末冬初，母校务川一中校园还是那样破破烂烂。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栋标志性教学楼，墙体的青砖虽依然坚硬，但有些地方已有清晰可见的断垣残壁模样。墙体上那些充满“文化大革命”气息的标语显得斑驳陆离，让人心头虚虚泛起一缕淡淡的欣慰与惆怅。一个时代好像结束了，但又分明触手可及。从老校门简易的水泥路走进校园，目睹曾经非常熟悉的母校，我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两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学校，走进乡村后，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走回来；四年后，甚至将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四年时光又

留在这里。

这天依旧阳光和煦。我走到饭厅池塘边的空地时，这里已聚集了将近百余名青年男女。我们很多人都熟识或面熟，因为大多是前后两三届的校友。我们绝大多数人当时的身份都还是知青，也没有什么政治敏锐感。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乍一传来，大家突然都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甚至还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家庭出身（那时叫“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历史上又有“污点”，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在本县某个小作坊之类的工厂当一个工人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历史竟会为我们这代人重新提供这样一个机遇，让我们有可能凭借个人的努力走进大学。我很清楚，像我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太多太多，所以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侥幸。

那时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戴手表，因为那是奢侈的象征；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准时，因为我们谁都不想错过即将到来的每一分钟。我甚至相信，如果池塘边那些高大的垂杨柳今天依然静默伫立，那条清亮的小溪依然潺潺流淌，它们也一定会为这段消逝的旧时光感慨万千。我不想用望眼欲穿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内心的期盼，但事实上，我的心情的确有些望眼欲穿。

终于，有我们熟悉的老师走出教学大楼的边门，拾级而下向食堂饭厅方向走来了。人群里很快传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有惊喜，也有叹息（因为不是自己需要的学科）。然而，无论惊喜与叹息，我们都对身着中山装，目光亲切有神的老师充满敬意。记忆中，历史和地理老师没有在这样的场所出现过，出现得最多的是语文和数理化老师。1977年高考，无论文理科，政治、语文、数学都是必考科目，此外，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外语则选考。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数学老师。在我记忆中，母校当时最有名的老、中、青三代数学老师，例如蒋传奇、周运达、罗明春老师，

都曾在食堂这间临时大教室里为我们这些往届高中毕业生义务补习过文化课。

我今天已经无法具体回忆当年的每一次讲授内容了，但讲课的情景，那种特殊的氛围和气场，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所谓教室，其实只能称为讲课的场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教室。在这间有一百多平方米的空旷的大屋里，一张课桌凳都没有，所有听课的人，无一例外都站立着，老师就在临时讲台上讲课。深秋的阳光苍黄而又温暖，一道道笔直的光亮透过残损破败的窗框和玻璃直射进来，那光与影的和谐交织，构成了我此生从未见过的某部经典黑白电影中的典型场景。黑压压的一群人，疏密有致地站在台下，脸上无一例外都是专注的神情。有人只听不做笔记，有人则边听边做笔记。其中笔记方式很特别的是：将本子放在前面一个人的后背上，权充临时课桌。教室太空旷了，也没有任何扩音设备，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激情飞扬的讲授和板书。老师都是我们熟悉的老师，此时此刻，我们听课的感受却与以往决然不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这些老师眼睛里好像从未闪耀过如此自信而又激情四射的光芒。

1977年的秋末冬初，我对刚刚过去的那场民族浩劫还缺乏深刻认识，只是在感性上有一些朦胧的意识而已。但此时此刻，为我们义务补课的这些老师，显然是充分意识到春天来了；如若不然，他们脸上何以都是那种春风得意的欢欣表情呢？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已过去。这些在特殊年代、特殊场所为我们义务补习过文化课的老师，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否在意过、记起过这次特殊的文化补习。但我敢肯定的是，当年那些形如雕塑般伫立在讲台下聆听讲授的青年男女，哪怕有一天白发苍苍，也有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秋末冬初所经历的这次特殊的文化补习。

赶羊子

吴桂英

记得我读小学时，同学中很多人每个周末都会跟着大人们上山砍柴，每到寒暑假也会找小工做，如筛煤灰、砸石子、和灰浆、挑砖瓦、改板子等。

1970年冬，小学五年级的寒假，我缠着母亲给我找小工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次参加县食品公司每年冬季组织的人工赶山羊到遵义地区食品公司的名额。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这种机会只照顾食品公司职工家属，我是没有资格的。

出发时，妈妈为了减轻我路上的负担，让我只穿一件毛衣、一条单裤，外套一件她穿旧的长达膝盖的暗红色灯芯绒衣服，背一个军用水壶和黄书包，内装一支电筒和一斤土饼干，带一顶草帽，扎一根腰带，这就是我的全部行囊。

我参加的这组五人，三男二女，负责人是赵师傅娘，年龄最大，40几岁，已多次参加，经验丰富。另三个男孩都是15岁左右，由于那个年代男女不太说话，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姓名了。我们每人手里发一根竹竿，吆喝羊子用。每人指标是35头羊子，共175头。赵师傅娘说：羊群有个习惯，喜欢跟着领头羊走。我因为年龄最小，又是新手，为照顾我，她便让我在前面当“领头羊”。同时叮嘱我嘴里只需学着“咩咩”的羊叫声，边喊边走就行。两个男孩一左一右在两边，中间、前

后吆喝羊群。一个男孩和赵师傅娘断后追赶，左右两边哪边忙不过来就帮哪边。

第一天，从务川到丰乐，五十华里地。我们早上8点出发，很轻松，路上几乎无车。山羊乖乖跟着我走。一路上都是大坡，路边也很少有菜地，经过牛塘才平缓些。这样走走停停，一天两至三次放羊到草多的山上觅食。我们也趁机休息，喝水、吃点干粮。妈妈让我带的一斤饼干，拿出来一下就没有了。到丰乐时天将黑，我们把羊群吆喝到路边一农家羊圈内。赵师傅娘在农民家里安排食宿，我们几个负责清点羊数，抱农家主人为山羊准备的青草喂食山羊。

第一天有新鲜感，不觉得累，兴奋地东瞧瞧西望望。赵师傅娘叫我们赶快坐下吃饭。饭很简单，土豆包谷饭、一盆菜汤，一天未进食，对我们来说吃起特香，然后泡热水脚，倒床即睡着。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被赵师傅娘喊醒，到羊圈清点羊数后就上路。从丰乐到新田，路程短，四十华里，路也平坦，主要障碍是路两边农民的菜地较多，有些羊子要伸头去啃吃，被农民看见是要赔偿的，所以就苦了两边男孩，不停地挥舞竹竿前后跑动，追赶着羊子，不让它们啃吃路边的蔬菜。

偶尔遇见汽车，我们要赶快把羊子吆喝到路边上，让车子过去。刚开始时，山羊一听见汽车声就四处乱跑，尤其是遇见脾气急躁的驾驶员，不停地按喇叭，那羊子满山乱跑，我们就得满山吆喝追赶羊子回来，有时还要在刺笼笼里拉羊子它们才肯出来。清点完羊数又上路。下午4点来钟我们到达新田，是行程中最早的一天。同样食宿农民家里。赵师傅娘说，今天大家要早睡，明天路程七十多华里，白天车渐多，必须早走。

第三天早晨，准确说是凌晨三点，我正睡得很沉时被赵师傅娘推醒，迷迷糊糊上路了。外面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沿着马路边走边打瞌睡，有时站着就睡着了，几乎是

被羊群推着走。出了新田就开始爬坡，翻越康木古大山。公路弯弯曲曲，我一人走在前面，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举着竹竿，嘴里不停地“咩咩”喊叫着，走着走着，看不见后面的手电光，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心里就害怕起来，瞌睡虫也跑了，全身毛骨悚然。喊赵师傅娘也听不见回音，近两百头羊子，队伍拉长了，弯道又多，当然看不见，听不见，心里那个怕呀，后悔真不该来，眼泪不听话地就开始流下来了，脚也迈不动，不由地停下来等他们，直到看见灯光，听见声音才又向前走。这样走走停停，心里盼着快快把坡爬完，可哪知这康木古山很大，一上一下翻越三十多华里，两个多小时还未到达山顶。天麻麻亮快到山顶时，突然不知从哪现出一男子，走在我前面，并不时回头望我，吓得我全身冰凉，两眼紧盯着他背影，嘴里声音也喊不出，脚机械地被羊子顶着走。一会儿那男子又突然不见了。我左右一看，左边山壁右边悬崖，根本无路，我不知他从哪消失的？以为看见鬼，吓得我惊叫起来。赵师傅娘赶上来问出啥事？我断断续续哭诉所见。赵师傅娘笑称是我胡思乱想，做梦，但我坚称是事实，并且要求到后面跟赵师傅娘一起走，再也不愿一人在前面当“领头羊”了。无奈，赵师傅娘只好喊后面的一位男孩与我换位。跟赵师傅娘在一起我心里踏实轻松多了，不知不觉走到山下天才亮。进入凤冈境内。过了绥阳场，路上人车渐多，开始时山羊遇见汽车害怕就乱跑，逐渐习惯，喇叭声一响，会听话地靠边停，让车子过了再走，可聪明了。我调到后面和赵师傅娘一起左右跑动追赶羊子，开始很兴奋，感觉新鲜，后来就跑不动了，脚也起泡泡，整天未吃饭，又累又饿，仅靠在山上放羊时，打点红籽、刺梨放包里，路上边走边吃充饥。下午5点钟还在大山里转，看不到尽头，脚步沉重地深一脚浅一脚拖着走时，突然看见一辆车从身边驶过在前方停下。车上下来一人，我一看是爸爸的同事任廷发叔叔，那高兴激动劲无法形容，就像遇见久别亲人一样，一下

就奔过去欢叫任叔叔，任叔叔一看我整个叫花子样，心疼地说：“你爹妈咋这么狠心，让你来受这个罪。你能行吗？干脆坐我们车走算了。”我心里多想跟他走呀，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必须坚持。我便说：“我不苦，我能行，任叔叔，你们走吧。”看着任叔叔的车子走远，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心想以后再也不来赶羊子了。

天渐渐黑下来，路边看不见农家，我心里又冷又饿又怕，就不停地问赵师傅娘快到凤冈了吗？赵师傅娘说只要看见大片灯光就到了。只觉得在山路上转很久后，好不容易看见一片灯光，以为马上到达住地，谁知接近灯光地都走了一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夜晚10点过了，腿沉脚疼，坐下后人就起不来了。赵师傅娘赶快喊农家给我打来一盆热水泡脚，又让农家打了一土碗包谷酒，把一根缝衣针放酒里算是消毒，再用火把土碗里的酒点燃抓一把火酒用两手给我搓双脚心，又用消毒后的缝衣针将我脚板上的血泡一个个挑破。刚开始看见燃烧的火酒心里很害怕，后看见赵师傅娘双手不停地抓都不怕，心情逐渐平复。经过赵师傅娘一番处理，腿脚疼轻松不少。吃饭时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就吃完了，倒头便进入梦乡。

第四天从凤冈出发稍晚点，上路时，天才麻麻亮。赵师傅娘说，今天路程比昨天短点。到流河渡六十多里，路平坦，加上羊群已习惯汽车声音，我们相对轻松一些。路上放羊吃草时间拖长，次数由两次增至三次，为的是让羊子吃饱点，这一天感觉好过些，有充分的时间在山上摘红籽、刺梨，边摘边吃，羊子吃饱我们也吃饱了。天刚黑我们就到了流河渡，住在出城边农家院里猪圈旁的杂物间。赵师傅娘负责与农家商谈食宿费和草料费，我们只管将农家准备的草料放在羊圈里即完事。吃完饭，烫完脚，和衣躺下即睡。

第五天，从流河渡到三渡关，大约有八十里路程。天麻麻亮我们便起床出发，中午时走到一小镇（忘记地名），遇到

当地赶场，赵师傅娘让我们先走，把羊群赶到前面山坡放养、休息，她办点事再来追我们。大约一小时后赵师傅娘回来，准备出发，清点羊数时发现少了一只羊，我们急得满山遍野找了两遍，还是没找到。这可不得了，交羊时是按羊头算的，少了我们就得赔偿，我们四人惊慌地望着赵师傅娘，不知咋办？赵师傅娘沉稳地说，继续上路，她来想办法，天黑尽才到目的地，胡乱吃下三大碗饭，填饱肚子就倒下进入梦乡，嘴里还不停地在呼唤着羊子，第二天还被同伴们模仿取笑。

第六天，从三渡关到老蒲场，大约六十里路。比较轻松，羊群遇车即靠边行走，二三小时放羊吃一次草，下午4点钟左右最后一次放羊吃完草，赵师傅娘选了一头最大的山羊和一男孩先走，让我们三人赶着羊群跟着来，他们在老蒲场等我们。到达老蒲场时天都快黑了，在场头路边一烂茅草房把羊圈起后，赵师傅娘说，这家人房子小，没有房可给我们住，只能住在猪圈上面。我们七脚八手架上几块木板，放上几捆稻草，当被子用，然后全部钻进稻草里睡。由于天冷，睡到半夜我被冻醒，又起来去抱稻草添上。挨到鸡叫，起来跑跳几下，清点完羊群我们又上路了。

第七天，从老蒲场至遵义，只有二十来里路，赵师傅娘说，今天早上9点，就可到达遵义，大家听了很兴奋。赵师傅娘和一男孩留下来办事，让我们三人先赶着山羊走，他们来追我们，我们走出两小时，在一山头放羊时，看见赵师傅娘两人赶着两头小山羊到眼前，方才明白他们是去卖大山羊换买两头小山羊来充数。赵师傅娘告诫我们要保密，不准说出去，不然我们要赔偿的。我当时内心佩服赵师傅娘，想出这么个办法就把问题解决了。接近目的地，大家都很高兴，精神抖擞，热情高涨。上午8点半就到达地区食品公司收购点。赵师傅娘拿着一踏发票去交涉，报销，我们则等在旁边。赵师傅娘出来后，就开始分钱给我们，每人57元。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赶快跑到厕所，把钱放进妈妈给